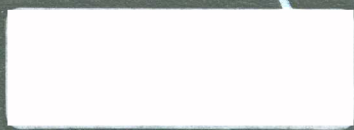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王心浩

我的精神家园



逝世  
**20**周年  
纪念珍藏版

# 我的精神家园

W O D E J I N G S H E N J I A Y U A N

王小波 / 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  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精神家园 / 王小波著. — 北京: 文化发展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142-1599-1

I. ①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7695 号

## 我的精神家园

王小波 / 著

策划编辑: 肖贵平

责任编辑: 周蕾

责任校对: 岳智勇

责任设计: 侯铮

责任印制: 孙晶莹

封面设计: 张雪娇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 (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[www.wenhua fazhan.com](http://www.wenhua fazhan.com)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张: 7.25

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6.00 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1599-1

◆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。发行部电话: 010-88275710

# 目 录

我的精神家园 /1

工作·使命·信心——《黄金时代》获奖感言 /4

关于“媚雅” /6

长虫·草帽·细高挑 /9

卡拉OK 和驴鸣镇 /13

从 Internet 说起 /16

奸近杀 /19

外国电影里的幽默 /23

电影·韭菜·旧报纸 /26

商业片与艺术片 /30

我对国产片的看法 /33

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 /36

电脑特技与异化 /39

旧片重温 /42

为什么要老片新拍 /46

欣赏经典 /49

好人电影 /53

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/56

有关爱情片 /60

《祝你平安》与音乐电视 /63

承认的勇气 /65

明星与癫狂 /68

另一种文化 /72

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 /76

电视与电脑病毒 /79

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/83

门前空地 /86

卖唱的人们 /89

打工经历 /92

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/96

北京风情 /99

文化的园地 /101

环境问题 /105

个人尊严 /109

君子的尊严 /113

居住环境与尊严 /116

饮食卫生与尊严 /119

有关贫穷 /123

有关“伟大一族” /127

有关“给点气氛” /130

生活和小说 /133

我看老三届 /136

苏东坡与东坡肉 /140

驴和人的新寓言 /144

愚人节有感 /147

写给新的一年（1996年） /149

写给新的一年（1997年） /152



诗人之爱 /156

最初的呼唤 /158

我现在想认真了 /171

假如你愿意，你就恋爱吧 /174

人为什么活着 /176

你和我是很不同的人 /179

孤独是丑的 /181

我要你，和我有宿缘的人 /183

爱情真美 /184

没有你的生活 /186

夏天好吗 /188

假如我像但丁或彼得拉那样口齿不灵 /190

哑巴爱 /192

写在五线谱上的信 /194

我怕世俗那一套怕得要死 /196

爱情会妨碍我们两个吗 /197

用你的火来燃烧我 /198

你孤独了 /199

我们的幸福呵，让它再浓烈些，再浓烈些吧 /200

爱可以把一切都容下 /201

爱情是一种宿命的东西 /203

爱也许是神秘的想象力的发作 /206

永远“相思”你 /208

我们凭什么 /210

我愿做你的菩提树 /212

自从我认识了你，所有的人都黯然失色 /214

爱情，爱情，灿烂如云 /216

静下来想你，觉得一切都美好得不可思议 /218

## 我的精神家园

我十三岁时，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。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，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，在那个柜子里，有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，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，甚至还有《十日谈》。柜子是锁着的，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。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：你小，身体也单薄，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。但实际上，在揍我这个问题上，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，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，总给他这种机会。总而言之，偷出书来两人看，挨揍则是我一人挨，就这样看了一些书。虽然很吃亏，但我也不后悔。

看过了《变形记》，我对古希腊着了迷。我哥哥还告诉我说：古希腊有一种哲人，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。有一天，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，见他不在，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，在上面随意挥洒，画了一条曲线，交给朋友的家人，自己回家去了。那位朋友回家，看到那块木板，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，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

近，待他出门时闯进去，要过一块木板，精心画上一条曲线……当然，这故事余下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：哲人回了家，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，又取一块蜡板，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，送给朋友去看，使他真正折服。现在我想，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。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，终于傻呵呵地说道：这多好啊。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，我并不羞愧。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，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。此外，人有兄长是好的。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。

长大以后，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。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，我则学了理科；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、对热力学的体会，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。再大一些，我到国外去旅行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，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“拜伦塘”，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。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，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。所有的智者、诗人，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。我总觉得，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，就如性爱一样，是不可少的。

我时常回到童年，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，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。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，而且是人文的事业；就如有一条路要走，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，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，那就不是走一条路，而是背一本宗谱。我听说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：要背全本的普希金、半本莱蒙托夫，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(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)。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，我就不说了，以免得罪师长。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，但我也也不想说服谁。安徒生写过《光荣的荆棘路》，

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，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。当然，他是把尘世的器器都考虑在内了，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。用宁静的童心来看，这条路是这样的：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。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，在每个花蕊上，都落了一只蓝蜻蜓。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，就要用这样的语言。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：告诉他们，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。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：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。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，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。

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：要重建精神家园，恢复人文精神，就要灭掉一切俗人——其中首先要灭的，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。假如说，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，买了别人的书，就没钱来买我的书，所以要灭掉别人，这个我倒能理解，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。假如真有这么深奥，我也不赞成——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，严守诚实原则，反对不正当的竞争。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器器尘世上的正宗，这个念头我没有，也不敢有。既然如此，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(包括这篇文章)的动机。坦白地说，我也解释不大清楚，只能说：假如我今天死掉，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：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。也不能像司汤达一样说：活过，爱过，写过。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，所以正在努力工作。

---

本篇最初发表于1995年11月30日《北京青年报》。

## 工作·使命·信心——《黄金时代》得奖感言

我从很年轻时就开始写作，到现在已有近二十年。虽然在大陆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，出版过一部小说集，但对自己所写的东西，从来没有真正满意过。文学虽然有各种流派，各种流派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，但就作品而言，最大的区别却在于，有些作品写得好，有些作品写得不好。写出《黄金时代》之前，我从未觉得自己写得好，而《黄金时代》一篇，自觉写得尚可。感谢我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推荐了这篇小说，感谢《联合报》和各位评委先生把这个奖评给它。因为这篇小说是我的宠儿，所以它能获奖使我格外高兴。

一篇小说在写完之前，和作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我们总是努力使它完美无缺。而一旦写完之后，就与作者再无关系。一切可用的心血都已用尽，个人已再无力量去改动它，剩下的事情就是把它出版，让别人去评说——玛格丽特·杜拉斯就是这样看待她写的

每一篇小说。世界上每一种语文，都应该有很多作品供人阅读和评论，而作家的任务就是把它们写出来，并且要写得好。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，我还不能完全相信这就是我此生的使命，也许此次获奖会帮助我建立这样的信心。

---

本篇最初发表于1991年9月16日《联合报》。



## 关于“媚雅”

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谈到有关“媚俗”与“媚雅”的问题。作者认为，米兰·昆德拉用出来一个词儿，叫作“媚俗”，是指艺术家为了取悦大众，放弃了艺术的格调。他还说，我们国内有些小玩闹造出个新词“媚雅”，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。这个词的意思我倒知道，是指大众受到某些人的蛊惑或者误导，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，也不问问自己是不是消受得了。在这方面我有些经验，都与欣赏音乐有关。高雅音乐格调很高，大概没有疑问。我自己在音乐方面品位很低，乡村音乐还能听得住，再高就受不了。

大约十年前，我在美国，有一次到波士顿去看个朋友。当时正是盛夏，为了躲塞车，我天不亮就驾车出发，天傍黑时到，找到了朋友，此时他正要出门。他说，离他家不远有个教堂，每晚里面都有免费的高雅音乐会，让我陪他去听。说实在的，我不想去，就推托道：听高雅音乐要西装革履、正襟危坐，我开了一天的车，疲惫